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意义

◆ 邬大光

摘 要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已成为高等教育大国。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又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本文归纳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本质以及战略意义,指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我国政府富有远见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 高等教育 强国战略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持续十年的高等教育扩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其标志就是我国高等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又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我国是否有必要提出此目标,以及是否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人们还存有较大的疑虑。同时,认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本质以及战略意义,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从国际竞争力视角看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国际竞争力是近年来国际上衡量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一个新视角。自二战以来,衡量国家或地区在世界经济地位中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人们已逐渐摒弃仅以经济发展为依据的指标体系——物力评价指数,而不断彰显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指标体系,如国际竞争力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科技成就指数等。从国际竞争力视角看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彻底改变了人们认识社会的发展方式,即摒弃了以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某一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这一变化过程表明,人们开始从人类发展的角度去认识社会大系统诸因素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并以此来规

划社会发展方向、速度与模式。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不仅回归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本质,突出了人的发展价值,更使人们认识到,在国家发展的问题上,需要淡化把经济增长作为追求目标来支配政府政策的倾向,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在国家与国际政策中的重要意义。

基于此,加快发展高等教育成为一种“世界性”特征。虽然许多国家并没有明确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口号,但在加快发展高等教育这一点上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福利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长期停滞之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有了明显上升;南美及非洲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世纪之交也有了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表象来看是经济差距,其背后则是科技差距和教育差距,尤其是高等教育之间的差距。因此,人们开始把当今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归结为知识经济的差距。对于这一点,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银行在2000年发布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一文中所指出的,没有更多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国家将会越来越难从全球性知识经济中受益。

邬大光/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厦门 361000)

教育在各种竞争力指数中的权重不断彰显,是目前国际上各种竞争力指数的一个显著特点。为了体现新的社会发展新观,即从经济发展指标转向“人力发展”,国内外学者在制订各种新的竞争力指标时,不约而同地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放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上。其体现方式就是把教育从过去仅仅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软指标变成一个硬指标。教育进入各种竞争力指数并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两个指标体系——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分别提出了“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和“人类发展指数”两个评价标准,都把教育和高等教育摆在了一个重要位置。从这两个竞争力指标体系评价的结果,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意义。

先来看由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该指标由8项要素(国家经济实力、企业管理竞争力、科技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国民素质竞争力、国际化竞争力、政府管理竞争力、金融体系竞争力)、47个竞争方面、314项子指标构成。

其中,国家经济实力、企业管理竞争力、科技竞争力为核心要素;基础设施竞争力、国民素质竞争力为基础竞争力;国际化竞争力、政府管理竞争力和金融体系竞争力为环境竞争力。国民素质(又称人力资本)竞争力包括:人口特征、劳动力特征、就业、失业、教育结构、生活质量、态度与价值7个方面。其中,教育结构方面下含10个指标,分别是教育体系、中等教育入学率、已获得高等学历的比例、大学教育、八年级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八年级学生的科学平均成绩、学生教师比(初等教育)、学生教师比(中等教育)、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文盲成人(15岁以上)、经济知识普及。不难看出,国际竞争力指数中增加了大量的教育指标。按照国际竞争力指数来评价发展水平,我国在国际上的排名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40名左右上升到2007年的15名左右。

再来看联合国开发署在1990年首次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在该报告中,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而是采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在人类发展中三个方面的总体成就:第一,寿命——它的衡量尺度是预期寿命;

第二,知识——以成人识字率(占2/3权重)以及中小学和大学的综合入学率(占1/3权重)来测算;第三,体面的生活——亦即生活水平,通常以购买力来反映,也就是将实际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调整为当地生活费用的水准(或称购买力平价)。按照人类发展指数来评价中国,自2000年以来,我国在国际上的排名大致在100名左右。

在2001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采用了“技术成就指数(TAI)”评价体系来衡量各国(地区)技术革命和创新能力的综合尺度。该指数由技术创新、新技术传播、传统技术传播和人类技能等4个方面构成(见下表):

技术成就指数表

技术创新		新技术传播		传统技术传播		人类技能	
国内居民获得的专利(项/百万人)	收到的版权费和许可费(美元/千人)	互联网主机数量(台/千人)	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	电话数量(主线和移动电话)(线、部/千人)	人均电力消费(千瓦时/人)	平均受教育年限(15岁以上人口)	理工科大学入学率(%)

2001年,72个参加评估的国家(或地区)技术成就指数平均为0.374,世界技术成就指数最高的是芬兰,为0.744。72个国家按各自技术成就指数水平可划分为四个类型:第一类为技术领先者,共有18个国家,技术成就指数在0.5以上,主要是发达国家。第二类为潜在的技术领先者,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技术成就指数为0.35-0.49,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第三类为积极采纳者,共有26个国家,技术成就指数为0.2-0.34,均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巴西、印度都属此类。第四类为无足轻重者,共有9个国家,技术成就指数低于0.2,均为贫困程度较深的发展中国家。

技术成就指数四项指标的得分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经济中的教育发展水平,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及其研究能力。该报告同时发现,在技术成就指数四项指标中,人类技能的培养一项对教育的依赖程度更高。《人类发展报告》中采用两个指标来反映创造和吸收革新所需的技能:接受学校教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5岁及以上人口)和高等院校学生进入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类学科的总入学率(理工大学毛入学率)。然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非常遗憾地指出:“虽然最好是能够包括职业培训指标,但现在无法得到这些数据。”^[1]

该报告还特别分析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对科技

成就水平的重要作用。如报告对1995年的数据分析得出,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达到普及的所有国家,都成为“技术领先者”,而高等教育仅达到大众化阶段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技术领先者”。除了马来西亚被列为“潜在的技术领先者”外,大部分国家则处于“技术的积极采纳者”和“技术落后者”,尤其是被列为“技术落后者”的所有国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都低于15%;那些高等教育发展处于普及化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则大部分是科技革命中的“潜在的技术领先者”,还有一些国家,像新加坡和日本,它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995年以前还处于15-50%之间,但它们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划分成“技术的领先者”,这和这些国家的资源情况和产业发展模式有关。数据还显示,没有任何一个高等教育入学率处于15-50%的国家,其科技成就指数处于低级水平。按照技术成就指数来划分我国的发展水平,我国被列在第三档——“潜在的技术领先者”。

通过对上述两个竞争力指数评价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按照不同的指标体系来衡量我国的发展水平排名变化非常大。按照国民生产总值来算,2007年我国已经达到世界第三位,按照国际竞争力来看,我国的排名大致在20位左右;按照社会进步指数来衡量,我国在国际上的排名约在70余位,按照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我国在国际上的排名就会落到100位左右。

为什么同是一个国家,排名的位置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详细对比各种指标体系就会发现,目前世界上的各种评价指数中,增加的教育指标越多,教育指标划分越细,我国的排名也就越靠后。也就是说,教育指标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指标,已经拖了我国发展的后腿。联合国公布的“技术成就指数(TAI)”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如果单纯用国民生产总值——即物力发展水平来评价,我国居于世界前列;如果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评价,我国还处在落后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迫切需要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需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高等教育和高素质人才的支撑。

二、高等教育强国与经济强国是相伴而生的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教育和高等教

育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是逐步彰显的。几乎每一次大的社会转型,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提升教育的地位。但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社会的贡献,长期以来则被遮蔽在经济的阴影之下,人们只看到了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等对社会的贡献,较少分析教育的潜在贡献。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人们才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作用,以至于西方有学者说:“知识经济是站在大学的肩膀上”。这一描述深刻地揭示了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目前,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但对于该命题的深刻含义,人们还有不同的认识。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发展高等教育的战略意义、把握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本质与内涵,那么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就难以取得成效。

从历史的视角看,经济强国与高等教育强国是相伴而生的。哪个国家有相对强大的高等教育作为后盾,哪个国家就会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世界强国。例如,近代以来经济中心、科学中心和技术中心的数次转移,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国的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德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美国经济强国地位的建立,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无一不是以强大的高等教育作为支撑。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西方学者把大学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今天,大学“动力站”的作用更加明显,知识的保存、传授、应用和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发现与技术更新,无不以高等教育为基础和平台。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相关命题的分析中得到解答:一是历史上呈现的高等教育强国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为干预的结果;二是高等教育强国与经济强国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三是高等教育中心与科技中心有何内在关联。

第一,高等教育强国是“自发生成”的,还是“人为形成”的,抑或是自生秩序与人为干预的结果。逻辑地看,假如高等教育强国完全是“自发生成”的,那么投身于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则是毫无意义的;如果高等教育强国是“人为形成”的,或者说是自生秩序与人为干预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我们就要有必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西方国家并没有提出过高等教育强国的概念,但通过考察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不难发现,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都不是纯

粹自发形成的,其中都渗透着人类主体的能动选择。或许在高等教育的某一发展阶段,存在一些自发现象,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的萌生阶段,这种自发性特征比较明显。但从总体上说,高等教育主要是人类主体能动选择的结果。例如,中世纪大学很容易被误解为是自发生成的,但事实上谁也无法否认它是社会需求刺激导向下的人类主体自觉选择的产物。中世纪欧洲社会相对的政治稳定、教会影响的扩大、商业贸易的发展、城市的兴起、行会的产生,以及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无疑都呼唤着大学尽快诞生,同时也都为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及其培养人才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经常被视为高等教育“自发秩序”的经典案例,但殊不知它是“德国的复制品”,^[2]是德国大学学院的发展模式。这种模仿与复制正是人类主体自觉性的表现。今天,体现国家意志的高等教育政策比比皆是,如欧盟国家的“博洛尼亚进程”计划,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高等教育产业政策,以及日本的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和“卓越中心”,其实都是在打造各自的高等教育强国。由此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觉性”,其实是国家主动参与高等教育建设的必要性,同时也意味着高等教育强国的诞生需要国家的大力投入和强力推动,意味着人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要性。

第二,究竟是先有“高等教育强国”才有“经济强国”,还是先有“经济强国”才有“高等教育强国”。历史地看,高等教育强国与经济强国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时序先后问题,两者往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彼此在互动中共同向前发展,很难说谁先谁后。虽然历史上各世界强国如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崛起,无不与高等教育的兴隆有关,但发达的高等教育只是经济强国崛起的原因之一,并非唯一的动力或决定因素,经济强国崛起的背后往往还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等原因,表现为多种原因“叠加”的结果。换言之,高等教育兴衰与国家兴衰经常交织在一起,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是互动的“关系共同体”,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虽然高等教育强国与经济强国之间不存在严格对应的因果关系,但高等教育强国与经济强国两者之间,无疑是一种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双强互

动”已成为经济强国最显著的特征,也逐渐作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被人们所接受。

第三,世界科学中心转移、技术中心转移与高等教育中心转移存在怎样的关系,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会不会引发科学中心和技术中心转移,或者说科学中心和技术中心会不会随着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在社会发展史上,有许多学者用“中心转移说”对世界的经济、科学和技术转移进行研究,如果以此对高等教育中心与科学中心和技术中心转移作一对比,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按照史学家的划分,近代以来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顺序是:意大利(1410-1530年)→英国(1600-1750年)→法国(1650-1830年)→德国(1770-1830年)→美国(1830-?)。赵红州发现科学中心转移的顺序是:意大利(1540-1620年)→英国(1660-1750年)→法国(1760-1840年)→德国(1840-1910年)→美国(1920-?)。陈文化发现的技术中心转移的顺序是:意大利(1380-1510年)→英国(1650-1900年)→法国(1670-1800年)→德国(1810-1940年)→美国(1860-?)。当我们把上述时间表放在一起进行简单对照,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或者说是规律:一个国家往往先成为高等教育中心而后才成为科学中心和技术中心,而且科技中心的到来往往发生在高等教育的高峰期;一个国家往往先失去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之后才失去科技中心的地位。例如,从对比分析看,高等教育中心先于科学中心出现的时间分别为:意大利130年,英国60年,法国110年,德国70年,美国90年,平均为92年;高等教育中心先于技术中心出现的时间分别为:英国50年,法国20年,德国40年,美国30年,平均为35年。从统计数据看,意大利似乎是一个特例,即先有技术中心再有高等教育中心,这里不排除有统计技术方面的原因。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社会规律往往表现为一种统计性规律,存在个别特例也在情理之中,即存在个别的技术中心先于高等教育中心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不难发现,高等教育强国与经济强国的总体发展脉络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世界经济强国往往是人力资源强国,世界人力资源强国又通常是高等教育强国,而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一般又是科学技术强国。

三、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我国政府富有远见的战略选择

优先发展教育是我国近三十年来始终坚持的战略思路,也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还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抑或“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无一不是在强调教育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无一不是在强调教育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地位。今天,人们已深刻地认识和体悟到,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推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创新性人才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未来发展和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而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发达的教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积极推动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每一个国家都有优先发展高等教育的特殊理由,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也有独特的战略意义。我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

的高等教育,可谓人力资源大国和高等教育大国,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强国和高等教育强国。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鲜明地提出了两大战略目标:一是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二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从内在的逻辑关系看,这两大战略目标是密切联系的,共同揭示了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特殊意义和目的所在——即建设创新型国家。具体而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和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是落实我国人才强国战略和增强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促进文化繁荣昌盛的必然要求,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努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做出新的贡献。我们必须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将全面开发人力资源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作为富民强国、民族复兴的基本国策。

本文系教育部课题“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研究”(2008JYJW036)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翁伟斌)

参考文献

- [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 [2]贺国庆.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On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Making a Strong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Wu Dagu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0)

Abstract: During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we have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country with large population to a country with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our government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c target to be a much powerful through higher education. Thus, it is a far-sighted strategic choice for our government to point out the details on how 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essence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being a stronger country through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powerful nation strategy